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雷峰塔奇傳 第五回 冒百險瑤池盜丹 決雙胎府堂議症

詩曰：堪歎嬌娘計百端，生心思欲上金鑾。
羅浮有夢情空寄，聊向人間種玉盤。

且說漢文回來，入房來望白氏，開帳看見牀上一條白蛇，驚死在地。此時午時過了，小青已復人形，聽見前房驚叫，慌忙起來，步出前房，看見漢文死在地上，牀中白氏露現原形，唬得面如土色。高叫：「娘娘，快復原形，相公被你驚死，緊些醒來！」白氏魂夢之中，聽得此話，翻身復了原形。爬起來看見漢文死在地上，不覺大放悲聲，走來抱住漢文身子哭道：「妾被官人強灌黃酒，腹如刀割，難顧身體，夢中現出原形，不知官人進房，被妾驚死，是妾害了官人性命。」說罷，哭不住口。小青含淚勸道：「娘娘，相公既死，不能復生，哭也無益，不如將他吞咽便了，同娘娘別往他方，怕無可意才郎。」白氏怒道：「小青，汝說哪裡話，既與官人結為夫婦，豈忍用此心腸，況我是修道節女，焉肯再事他人。官人是我害他，必須設法救他還生。」小青道：「娘娘真呆了！人死魂魄歸陰，有何法術救得復活。」白氏道：「小青有所不知，我今要救官人復生，須當捨命上瑤池偷取仙丹。汝替我照顧官人身體，不可離開。」小青勸道：「娘娘，瑤池乃聖母金闕，娘娘你要去偷盜仙丹，徒取亡身之禍。」白氏歎道：「要救官人性命，沒奈何去走一遭，倘若偷丹不得，就死在瑤池，我也甘心。」說罷，遂打扮作道姑模樣，駕起雲頭，竟到瑤池仙境。看見白猿童子坐在洞口坐著，白氏不能進洞，無奈向前打個稽首，叫聲：「師兄請了。妾非別人，乃是黎山老母徒弟白珍娘是也。奉師命下山，與許仙完卻前緣，現因許仙得病，危急沉重，無藥可救，今將垂斃，不得已特來哀求聖母娘娘，懇賜仙丹一粒，以救夫命。敢勞師兄進內通報一聲，感恩不淺。」

白猿童子睜開慧眼，看見白氏滿身妖氣，喝道：「何方孽畜！大膽敢到仙山，若是黎山老母徒弟，為何滿臉妖氣。現今老母在洞同聖母說法，我今拿你進洞辨個真假。」說罷，遂即向前要拿白氏。白氏大驚，暗想道：若被他拿進洞去，性命決然難保。遂即噴出一粒寶珠，向童子面門打來。童子不曾提防，被寶珠打中鼻樑，流出鮮血，叫聲：「哎呀！」負痛走進洞去了。白氏收了寶珠，恐怕聖母降罪，駕雲要走，已無及了。

這童子走入洞來，聖母看見問道：「你為何鼻樑流血？」童子跪下稟道：「洞外有個妖精，口稱黎山老母徒弟，說他丈夫患病，要來求聖母仙丹救他丈夫。弟子不允，反吐毒珠打中弟子鼻樑，望聖母作主。」聖母見說，怒氣沖沖，駕上沉香輦，帶了重子出得洞來。看見白蛇駕雲逃走，聖母喝道：「孽畜，走哪裡去！」即布起天羅地網。白氏要走，亦走無路了，早被天羅收在裡面，現出原形。

聖母手執斬妖劍，正要行刑，只見正南上一朵彩雲如飛而至，叫聲：「刀下留人！」聖母舉目一看，乃是觀音菩薩，遂即收住寶劍，起身相迎。問道：「菩薩何來？」菩薩笑道：「貧道到此非為別事，因這白蛇與許仙有夙緣之分，日後文曲星官應投在他腹中轉世，俟他彌月之日，自有人來收他壓在雷峰塔下，應他前日對真武大帝發誓之言，待文星成名之後，得了敕封，方成正果。此時卻不可傷他性命，望聖母寬恕。」聖母道：「菩薩，若論他上山偷丹，復敢打傷童子，斬罪難免。既是有這段根緣在後，自當遵命，饒他便了。」聖母即拂退了天羅地網，放出白蛇。

白氏依舊復了原形，向前跪下叩謝聖母不殺之恩，轉身拜謝菩薩救生之德。菩薩道：「孽畜，此處仙丹汝休妄想，我今指點汝一處去求。汝可去紫微山南極宮南極仙翁處，去求仙草一枝，可救汝夫之命。」說罷，菩薩起身辭了聖母，駕雲回了南海去了。聖母送了菩薩起身，亦上輦回歸洞府不題。這白氏見菩薩同聖母去了，連忙縱起雲頭，來到紫微山南極宮。但見宮府盤鬱，瑞氣氤氳，誇不盡的奇花異草，道不了的珍果佳禽。白氏無心觀玩，忙到宮前，看見守鹿童子在宮門前遊玩。白氏向前施禮道：「仙童在上，煩乞通報仙翁一聲：賤妾白珍娘，因夫許仙病症危重，無藥可救，蒙觀音菩薩指示前來，懇求仙翁乞賜仙草一枝，救夫微命。望仙童慈悲，為妾轉報，感恩不淺。」鹿童聽他言語悽慘，兼是觀音菩薩指點他來，遂說道：「姑看菩薩金面，代汝通報便了。」白氏連聲稱謝。鹿童轉身入內，到蒲團邊跪下，稟道：「師爺，宮外有個女人自稱白珍娘，道他丈夫許仙得病危急，南海菩薩指點他來，要求師爺仙草，現在宮外，弟子不敢擅便，特來稟上，未知師爺鈞意若何？」仙翁道：「我已知道了。此妖塵緣未斷，業債未滿，與許仙有夙緣之分，將來文星要投他腹中轉世。既是菩薩指點他來，你可去雲房裡面取回生草一枝與他罷。」鹿童領命起來，即到雲房裡頭取了一枝仙草。步出宮門，叫聲：「白氏，仙翁有命，賜汝回生仙草一枝。」白氏慌忙跪下叩謝，起來接了仙草，鹿童轉身回宮覆命去了。這白氏得了回生仙草，滿心歡喜，急駕起風雲，如飛回來救夫。誰料，照命難星又到了。

正是：

勸君慢把喜顏展，目下災殃又重來。

看官，你道這難星為誰？原來南極仙翁駕下還有一位白鶴童子，這日因內無事，在外雲遊消遣。忽見一塊烏雲滾滾而來，帶些腥濁之氣，鶴童在雲中定睛一看，知是妖精，即刻駕雲趕上，叫聲：「孽畜，哪裡走！」白氏聽見鶴童的聲音，魂魄早已飄散，從空中跌將下來，死在山下。鶴童飛身下來，張開目嘴，正待要啄。不意空中來了白鶴童子，將鶴童攔住。叫聲：「師兄，不可傷他的命，是這孽畜應有此厄。弟奉南海佛祖佛旨而來，恐怕師兄不知運數，害了他命，是以命弟前來此處相等，望師兄慈悲，依數而行，饒他去吧。」鶴童道：「弟嫉妖如仇，師兄既奉佛旨而來，弟自當遵命，饒他便了。」鶴童稱謝，鶴童辭了鶴童，自回南極宮去了。

鶴童近前，看見白氏已死，遂即念動起死回生真咒，對著白氏臉上吹口仙氣，白氏遂即還魂醒來，慌忙跪下叩謝鶴童救命之恩。鶴童道：「白氏，吾奉佛旨而來救你性命，汝今作速回去，去救你夫性命要緊。」說罷，遂駕起祥雲回南海覆命去了。

這白氏拾起仙草，急急縱起雲頭，不一刻落到家裡。叫聲：「小青，仙草在此，你快些取去煎湯，來救官人。」小青接過仙草，問道：「娘娘，此草是瑤池來的麼？為麼去得許久？」白氏歎道：「小青，我為求得這根仙草，險些斷送殘生！」我到瑤池偷丹，遇著白猿童子守洞，不得進去。我只得對他說明，他要拿我進洞去見聖母。無奈吐出寶珠，打傷童子，被聖母布起羅網，祭劍要斬。幸蒙觀音菩薩到來，求過聖母，救我性命。又蒙菩薩指點我去紫微山南極仙翁處求回生仙草，我只得又去南極宮。蒙仙翁慈悲，賜下仙草。叩謝回來，中途又遇白鶴童子，被他趕叫一聲，我即跌死山下。鶴童飛下要啄我身，虧得白鶴童子奉南海佛旨而來，攔住鶴童，救我性命。若無鶴童吹我仙氣，焉能還生。可憐我舍萬死一生，方得此草，你快去小心煎好，來救官人回陽。」

小青聽罷，沉吟不語，立在旁邊。白氏大怒，罵道：「死賤婢！我為官人，一人不顧生死，捨命求得此草，命汝快去煎湯來救他命，為何遲延不去。虧汝好狠心腸！」小青道：「娘娘有所不知，非是小婢狠心不去煎湯，因你飲黃酒露出原形，致相公看見驚死，今若將草煎湯，救他復生，他一定說我們是妖精，許時憑你滿身都是口也難洗清，與他無辨了。因此遲延，未敢去煎。娘娘須先尋一妙法，瞞過相公才好。」白氏被小青這一段話說得默默無言，低頭一想，叫聲：「小青，我有計了。」遂向箱內取出一條白綾帕在手，口中默念咒語，吹一口氣在帕上，叫聲：「變！」將白綾帕變作一條白巨蛇，遂取了壁上掛的一口寶劍，將變的白蛇斬作數段，丟在庭中。小青看見大喜，贊聲：「娘娘果然法力高強，如此瞞得相公過了。」連忙取了仙草，翻身出房。不一刻，湯已煎好，捧進房來。白氏抱起漢文，將口掀開，小青將湯灌下腹去。頃刻，入命門，透丹田，貫泥丸宮，不覺遍身骨節舒動。未有半日光景，漢文早已還魂醒來。叫聲：「嚇呀好睡！」翻身起來，看見白氏坐在牀沿，小青立在旁邊。開聲罵道：「原來你們是個蛇精，來此纏我。我一向被你瞞過，今我看明，被你驚壞。幸我祖宗有靈，命未該死，復得還魂。你們早早遠去，不必再來害我，不然一劍除了你們！」白氏被罵，滿臉淚珠紛紛，啼不住口。小青上前叫聲：「相公，你真薄倖！因你出門觀鬥龍舟，小姐酒醒，進

入後房看視小婢的病，不知何處來了一條白蛇，飛在牀上。小姐在裡面聽得前房相公叫聲，慌忙出來，看見相公倒在地上，牀內掙出蛇精要害相公身體。小姐驚慌無措，急掣寶劍將妖蛇斬作數段，丟在天井，救了相公。因見相公被妖蛇驚死，又去黎山老母師父處求得回生仙草來，煎湯與相公吃，救了相公還魂。今相公恩將仇報，反罵小姐是妖是怪，相公若不信，可到天井內去看便明白了。」

漢文聽罷，想道：小青言得有理，我到天井一看真假便分明了。遂即起身要出，白氏扯住漢文的手袖，叫聲：「官人，你身體初癒，外邊風大，不可出去。」漢文想道：小青叫我去看，白氏扯住不放，明明是二人用計騙我一人。隨把白氏推開，走出房門，來到天井一看，果然庭下一條白蛇斬作數段，鮮血滿地。漢文心下釋然，回轉房內，到白氏身邊陪笑道：「賢妻息怒，愚夫不知賢妻如此苦心，救了愚夫性命，錯怪了你，望賢妻恕罪。如今須將此蛇埋掩才好。」白氏笑道：「官人若不疑妾身是妖怪就好了，何罪之有。」即命小青將假蛇拿到後邊空地燒埋了。

小青燒埋了假蛇，還身回入房內。白氏故意流淚道：「小青，我受千辛萬苦，師傅處拜求仙草，救活相公，只望夫妻和諧到老，誰知相公薄情，不念我的苦心，反疑我是妖怪，細思起來，總是前生不修致此今生被人輕疑，我今要削髮空門，祝修來世去了。」漢文聽見大驚，叫聲：「賢妻，愚夫不知錯冒，望賢妻念結髮之情，乞賜包涵，切勿提起此話。」白氏道：「官人，妾身乃是妖怪，不如聽妾出家，免害官人金身。」漢文道：「賢妻何必出此言，總是愚夫言詞得罪，不免待愚夫賠個不是。」說罷，雙膝跪將下去。白氏看見，也慌忙跪下去道：「官人請起。男子膝下黃金，不要折殺了妾身，此是妾多言之過，望官人海量勿罪。」漢文大喜，扶了白氏起來。

正是：

得他心目轉，是我運通時。

自此，夫妻二人依舊和好，小青暗地含笑不提。

且說這蘇州知府姓陳名倫，字俊卿，科舉出身，生平居官清正，愛惜子民。因夫人吳氏身懷六甲，臨盆，腹痛三日夜不能分娩，通城醫生盡皆請到，均道無法可治。府尊驚慌，無措無奈，悶坐花廳，因精神困倦，不覺覆在桌上瞌睡去。夢見一人身穿白衣，手執笏尾，叫聲：「陳知府，吾乃觀音菩薩是也，念你平昔為官清廉，今你妻吳氏臨盆，不能分娩，吾特來指點你：你可差人前去吳家巷保安堂藥店聘請名醫許漢文，他能醫此症，謹記在心，吾去也。」遂駕一朵彩雲望空而去。府尊一覺醒來，暗想：我方才睡去，多蒙菩薩前來托夢，指點我去請許漢文，此人諒必能醫。即時出衙不表。

看官，你道這托夢菩薩是真的麼？原來就是白氏。他知道夫人臨盆難產，瞞卻漢文，變個菩薩模樣去衙內托夢知府，叫他來請。這里長班到門，白氏早已回家幾時了。

長班來到店前，將帖投進，說明來由，陶仁接帖入內報與漢文。漢文聽罷大驚，對白氏道：「賢妻，府尊差人執帖要請我去醫夫人產症，但我只知藥性，不曉脈理，況他是知府的夫人，不比平常小戶，萬一錯用了藥，性命決難保，將若之何？」白氏笑道：「官人不必憂心，妾身已知夫人腹內乃是雙胎，故此生產艱難。妾已預製藥丸二粒，官人可帶去，包管藥下胎生，並可得一樁大大謝禮。」遂令小青去箱內取出藥丸二粒，遞與漢文。漢文喜道：「我妻果然神機妙用，勸我不逮。」遂即袖了藥丸，就同長班出門來到府衙。長班進衙通報，府尊聞知，出堂接入花廳坐下。茶罷，漢文道：「未知大老爺呼召小人端得何人貴恙？」府尊道：「先生，現因夫人臨盆，腹痛三日夜不能分娩。久聞先生大名，是以特令長班聘請，望先生開雲天高手，救垂危二命，自當重報。」漢文答道：「大老爺免煩天心，小人台下子民，當盡犬馬之力。夫人貴症，管取一劑見效。」府尊大喜，就陪漢文進房看病，漢文做樣診視了左右脈理，同府尊仍出花廳坐下。漢文開言道：「大老爺恭喜！夫人腹內是雙胎，兩位公子，故此分娩艱難。小人帶有藥丸兩粒，進與夫人和湯吞下，包管即刻分娩。」說罷，取出藥丸，遞與府尊，府尊甚喜，接在手中，隨命丫環將藥丸和湯，小心送與夫人吞服。

只因這一劑，有分教：一蓮雙帶，百恨齊生。未知夫人服後分娩否，且聽下文分解。